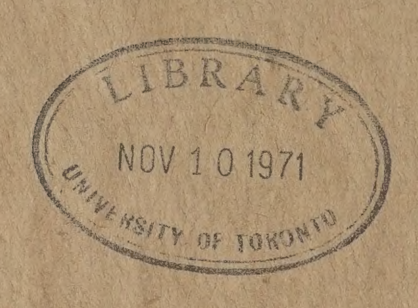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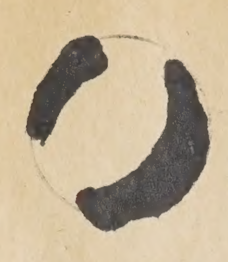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三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是歲果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踵以爲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

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

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勑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陳三德上殿劄子 得旨留中三劄並初除諫官上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

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

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愼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

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水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

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言御臣上殿劄子得旨送中書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

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益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

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
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
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
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
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
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
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
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明於禮者
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

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言揀兵上殿劄子 得旨送密院戒揀兵臣僚

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塡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

以充數臣以耳目疎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爲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宴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爲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螟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

武猛材力之士猶爲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爲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爲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羣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

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
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
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
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羌胡之豎子
智高蠻獠之微種廼敢偃强河西横行嶺表國家發兵討
之士卒或望塵奔走或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為四夷笑由
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
分增其糧賜是以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
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於外方兵士遣去

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爲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羸弱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軍臣僚伏乞重行貶竄

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並須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戒約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指揮取進止

論赦及疎決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上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

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勑使愿愨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

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爲
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
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
至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
過一次疎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
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
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
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
早或晩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

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薦鄭揚庭劄子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尚辭華不務經術先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奬以勵來者伏見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譔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呈伏望聖慈畧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

止

薦劉廱劄子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濶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葢緣邊鄙之事非土著之人耳目習熟則不能眞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并州鄉貢進士劉廱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畧加甄獎

論舉選狀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廼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祫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

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
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
不悵然失望臣誠戇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
有材行則當治舉保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
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
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
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遂
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
人或舉於漁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

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

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卽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卽委貢院選擇其曰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卽以發狀先後爲次謂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狀日月在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

同在明經之上仍於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己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未舉及為人屬請並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為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

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為通雖下失本意而講解疎畧者為粗餘並為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説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為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辯給亦降為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為合格若合格人少即並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為小

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絶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上乞改知衢州叔詹遂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

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况蔡州封部濶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况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令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

使親民庶幾黙明白無損政體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四

進五規狀嘉祐六年閏八月初七日上

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凟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

可以不愼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

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墮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

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

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

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氷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鑑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佗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

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

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廼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

資車水則資舟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

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

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憯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

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足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佗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

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

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氷至言爲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

佗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眞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内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眞宗深以爲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

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弃物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

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
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
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
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
親遠邇樂之實也决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
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
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

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
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
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官佛寺
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
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
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
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
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
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

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摶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

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聦耀愚俗之耳目哉

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上殿劄子嘉祐六年閏八月八日上

臣竊以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黜陟明黜陟明則職業修職業修則萬事理此古人致治之要

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任進資途等級太繁若不踐歷無由擢用二者歲月敘遷有增無減員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嘗不自知其愚賤私爲陛下慮之竊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疇等也功今官爵渾殽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事益廢欲治而淸之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之制以進退羣臣

謹具條列如左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員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爲定員自今有闕即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畧錢穀刑獄文辭各

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爲滿未滿之間稱職有功則改官益祿賞賜奬論仍居舊任必須上等有闕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有罪者貶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閑劇地有遠近治有大小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爲一等選擇進用

一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其

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遇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民累經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少過者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人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闕即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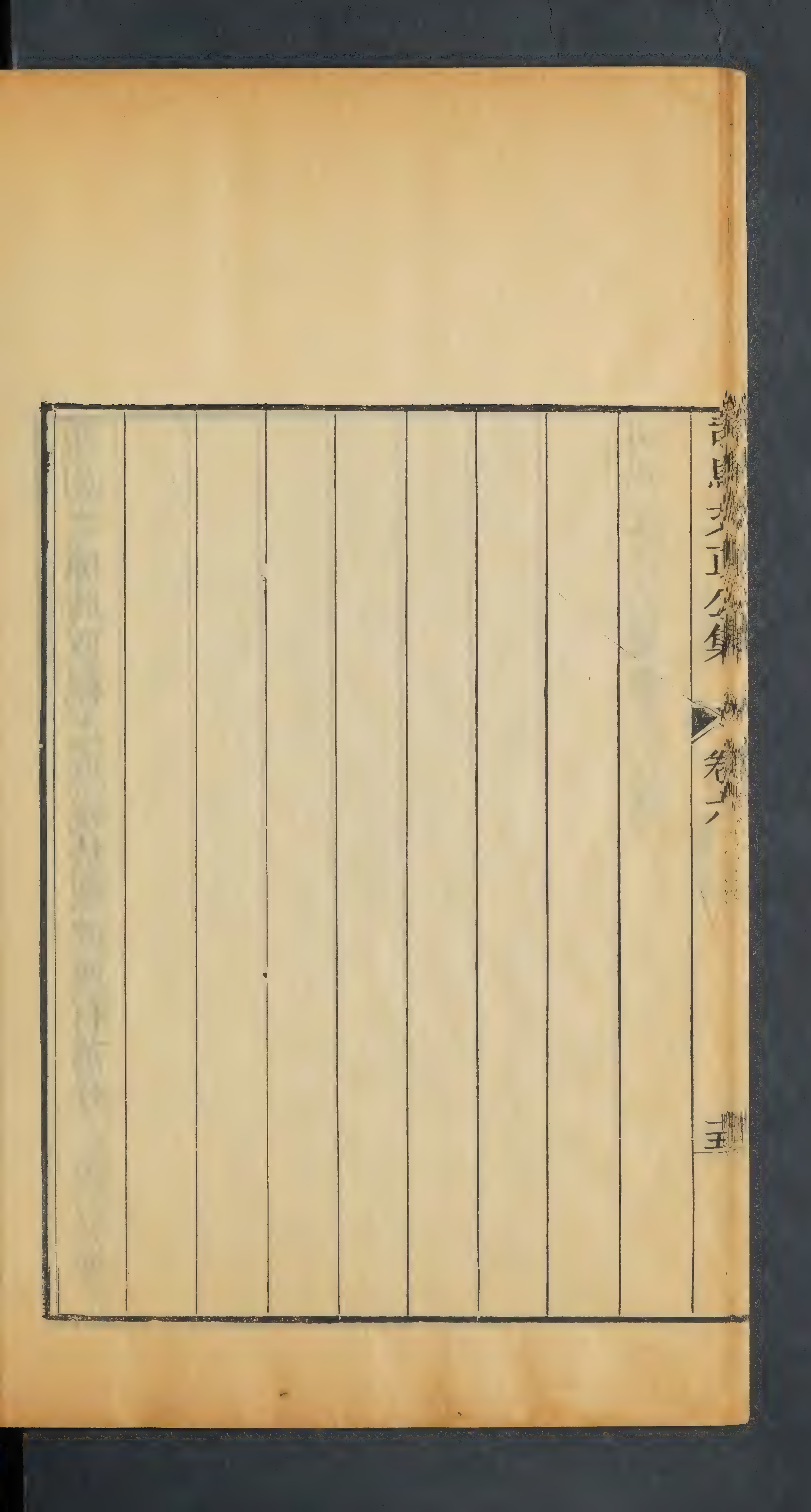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爲三等初任皆入下等監當候中等上等有闕亦依簿尉令錄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混同遷

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
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不
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己贓曾經敘理得差遣或
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
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議
然後施行取進止
乞施行制策劄子

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採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爲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廼取其實用也及臣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

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五

論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耶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

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
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畮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
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
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
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糴入官滿之日
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
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
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
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沿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

者也取進止

乞免北使狀 嘉祐六年閏八月十三日

臣竊知已降勅命差臣充北朝國信使臣緣名犯北朝諱所行文字雖可以更改竊慮臨時語言不能記憶或有觸犯兼臣體羸多病性不耐寒若涉窮荒必生疾病非敢自愛恐於王事有所廢闕伏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在於愚臣實爲至幸

第二狀 尋改差人

臣先曾奏乞免充北朝國信使至今未奉朝旨竊以專對

之任亦須擇才臣不惟名犯北朝諱及性不耐寒兼臣不經接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訥恐辱王命伏望聖慈矜察早賜選差曾經接伴之人充國信使所貴臨事不至闕誤

論燕飲狀 嘉祐六年與王樂道同上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巳眚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

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柰何狥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迺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

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遷官狀

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歷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荅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横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歷災害

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爲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劄送皇城司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甍其日宮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

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勑魚符其受勑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勑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令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

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
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乞陛下親降
手勑加以御寶受勑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
官衆共驗勑文眞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
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鏁進
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勑及御批而輒敢開
者依不承勑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勑御批不叅驗
及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
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乞建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三曾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曏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尋有詔以濮王子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神地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兹事體大愼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阻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

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况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人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决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論荒政上殿劄子

臣竊聞淮南兩浙今歲水災民多乏食往往羣輩相聚操執兵仗販鬻私鹽以救朝夕至有與官軍拒鬬相殺傷者

若浸淫不止將成大盜朝廷不可不深以爲憂葢縣所司權之大急故抵冒爲姦臣聞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民近者朝廷畧以施行惟舍禁除盜賊二者似未留意今赤子凍餒瀕於溝壑柰何尚與之爭錙銖之利豈爲民父母之意哉臣謂陛下宜戒諭職司使明體朝意稍弛鹽禁而嚴督盜賊緩課利不充之罰急羣行剽刼之誅廢告捕私鹽之賞旌討擒彊暴之功棄聚歛之小得保安全之大福除惡於纖介弭亂於未形寔策之得者也取進止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臣竊見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資性忠果憂公忘私稟命不永奄辭聖世垂没之際猶上章奏搢紳之倫靡不嗟惜宜有旌嘉異於諸臣家素貧乏孤遺頗衆歸葬閩越道塗險遠伏望朝廷特賜矜憫依監察御史裏行張宗誼例除子男一人官及乞降朝旨下衢信建三州候洙喪柩至彼差人防護津送前去亦足以示朝廷褒直勸忠終始之恩也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依行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

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坐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泄大爲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祗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論制策等第狀 既上而執政以毬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

收之即蘸轍也

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圓毛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毛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圓爲第三等毛爲第四等詳定官以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毛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賢毛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

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毛口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王寛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毛口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毛口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論環州事宜狀 嘉祐六年十月初一日上

臣竊知環州熟戸蕃部屯聚攻刧殺傷民兵雖犬羊之衆人面獸心綏之則驕急之則叛固其常性亦繇將吏恩不

能懷威不能服信不能結勇不能斷平居無事則擾之使亂及其陸梁又不能制是使戎狄順服王化則侵苦不安桀驁跋張則富饒熾大凡邊境所以多事未有不繇此也夫以屬國小胡背誕不恭而國家不能擒討使西北二虜聞之豈不益有輕漢之心伏望陛下特詔陜西不干礙監司體量蕃部所以叛亂之因若果繇將吏撫御乖方所致即乞明行誅責以謝邊民更選良將能吏有方畧者使之鎮遏分别蕃部善惡附順者撫而安之以壞散其黨悖逆者討而誅之使永久慴服不然臣恐其日月浸深罪惡愈

重自知不爲朝廷所容將外連西夏內結諸夷黨與益衆氣燄益大乃爲朝廷旰食之憂非特鼠竊狗偷而已也

論蘓安靜狀 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蘓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已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新命以存典法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

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乘城移牒鄰路索兵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驚動關隴騷然仍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按省皆無事實方平身爲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爲衆所瞻依今乃怯懦輕易一至於此萬一疆埸實有警急使方平當之豈不敗事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闚將帥之淺深益有輕中國之心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明智沉勇之人以代其任庶幾國家藩

屏得禦侮之臣可以高枕矣

論張方平第二狀

臣先於今月十四日上言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輕脫震駭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章灼如此而朝廷猶掩覆包含一無所問臣恐戎狄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覩之皆有輕侮之心是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而任之如故臣誠愚戇深

所未達議者或以爲方平雖失於倉猝然止於過爲備禦若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聞有寇至皆不敢爲備也臣竊以爲不然所謂爲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佐訓其士卒嚴其壁壘利其器械審其間諜遠其斥堠使朝夕之間常若寇至如是則雖有猛鷙之敵不能犯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貴倨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墻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戎狄之情僞方平安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虛聲惶惑失據內驚諸郡上動朝廷此而不責

典刑安用臣所以區區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責其爲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謫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豫爲備禦不敢驕傲懈弛如方平所爲也

論張方平第三狀

臣先曾上言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人至今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聞拓拔諒祚年齒寖長猖狂好兵常分之外邀求無厭董氊凶悍狡獪超其父兄朝廷官爵不滿其意頗懷怨懟與契丹結婚姻相表裏此朝

廷所當旰食而憂也秦州居二敵之交爲陝西四路之首軍馬民夷最號繁富而以怯懦輕易之人守之是委羔豚於虎狼之蹊也臣竊爲國家危之況方平其佗材識素無所長止以文辭致位如此姦憸貪猥士論共知今不可使之守邊事狀昭然而朝廷掩覆其過曲加保全愛一人而失一方臣竊以爲過矣伏望陛下不以邊事爲細而忽之速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沉勇驍兵之人以代其任不然必待有烽燧之警然後易之則寇已深矣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八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六

論公主宅內臣

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勾兗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歲幼穉不嫺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

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罰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乞懲勸均稅官吏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先奉勑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

施行去訖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戶辭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

論上元遊幸劄子 嘉祐七年正月十二日上

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

欲與百姓同樂爲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流離道路伏計陛下念此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於聖體亦爲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遊觀之處以憫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

臣聞聖主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餱之失德禮有幣帛饔餼行於

邦國贊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愶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吏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

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誤以峻法繩聞知鎮戎軍曹修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窰院劄子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幷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已准盜論今曹修因陳首雖免書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

今曹修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媮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修除雪贓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准律文處分卽贈遺人而受其還答入已者准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

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論諸科試官狀

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

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解發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粗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乃依法坐之仍勑貢院將來科塲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取勘本處解發考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此則彼皆無辭于罰論者亦不以爲冤矣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臝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汚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寮因何致在籍

中或有臣寮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爲導上爲非禮也

論正家上殿劄子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

臣先曾上言爲前管勾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勾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

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繇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旣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眞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

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狥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

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勑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遵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葢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

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昪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昪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淸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忍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昪者則使昪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昪

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知治體曉兵畧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叙而爲之也取進止

言張田狀嘉祐七年二月初八日上

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田之爲人傾邪險薄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伏計朝廷已熟知之提點刑獄專按察之柄繫一方休戚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爲之誠未見其可況田曏者止自通判資序權發遣三司判官因罪左遷知蘄州議者已謂之太優今到

任未及三年遂作監司臣竊恐士大夫爭欲效田所爲以爲進取之捷徑不惟任使失人抑亦敗壞風俗伏望朝廷寢田新命更擇端士以代之實遠方吏民之幸

言張田第二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尋改差知湖州

臣近嘗上言張田不可充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眞小

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惟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

黜刑獄乞別賜擇人

論李瑋知衛州狀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

公主降封沂國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兗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拆家事流落大小憂讋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

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祗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偫音治 備也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繇公主縱恣胸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凌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有旨親事官决杖配下軍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

憯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

進止

論復置豐州劄子

臣等伏見國家復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絶外迫寇境昔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拓跋元昊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

大此所謂狗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畧司嫌其單外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疏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便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爲州亦未晩也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八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九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七

辭知制誥狀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令兼侍講數日之間寵命相繼在人爲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儁尚或難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昌居以取顛覆聞之震恐瞀憒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粗嘗從師

至於文辭實爲鄙野鄉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
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掌誥命取嗤四方爲國大辱是以
披心自歸至於四五誠懇不著不蒙開允雖黽勉就職而
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具此奏陳又以
比來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懇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
其心以爲采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爲是以躊躇彷徨不曾
赴試除命既降强顏忍耻亦欲就職以俟疵咎布彰自當
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
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臣迺始自

悔恨輒以愚心妄意朝廷當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耻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將不得單斃其死所有除知制誥勑告臣未敢祗受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庶幾克叶遠近之望寛愚臣之罪其侍講恩命臣更不敢辭

辭知制誥第二狀

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夙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呂公著同時

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
恥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衆惡爲世汚澤
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沈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
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祿臣安敢先之昔施氏卜宰皇句
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
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
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擇美官以授能者雖不足
比迹大賢庶幾得從皇句須少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望

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勑告臣不敢祗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

辭知制誥第三狀

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曾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嘗聞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塡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又貽聖朝愧耻謂之𠃧之賢故爲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

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寐晨興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凂天聽披肝瀝膽莫非懇到自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繇上達屢觸報聞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冊特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者即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爲之其修注或改佗官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塗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又謂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

之日以爲公著辭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爲晩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爵不讓況臣修注之初已嘗辭免至於四五而朝廷不允伏望聖慈特賜哀察使臣服勤佗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勑告臣不敢祗受乞更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四狀

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誥勑臣曏者承乏諫官首嘗上言以

爲致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以稷契臯
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况今羣臣固非其比當度材
而授任量能而試職奏牘具存事可案驗今臣自知文辭
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途相値
循例序進恬而有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他人曠官
竊位而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亡此迺欺罔天聽靜言庸違
當伏共兠之誅以清唐虞之治臣雖甚愚决不敢爲伏望
聖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别賜擇人所
有勑告不敢祗受

辭知制誥第五狀

臣先曾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令便受告勑臣幼嘗涉學粗知臧否豈敢以譎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所宜若貪榮冒居使職業廢墜則探囊胠音區發也篋廼竊盜之徵者皆不足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爲是以曏者不辭於召試之初而辭於吕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於得請不爲虛發故也今若因循苟且復往就職則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況於世人誰不譏笑如是則臣出入禁闥何心自安陪接縉紳何

施面目顧視僮僕何以為容是以違犯天威不敢避死决求自免而詔命愈堅終未置捨臣誠愚憒不識所謂意者朝廷以臣所言皆為矯偽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偽當正典刑以警姦罔若出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上無曠官下無竊位柰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不復省察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必知制誥不可改易則臣竊觀先朝以來修起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親嫌相避而去為佗官者劉隲知衛一本作衡州潘慎修遷考功郎中許衮判吏部南曹劉煒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丘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徐奭充兩浙轉運使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運一本有副字使高餗罷守本官陳詰充三司戸部副使葉清臣充兩浙轉運一本有副字使趙槩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南轉運使蔡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盡知制誥也臣愚悃款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得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幸也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别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六狀

臣先曾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别賜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聞晉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尚書令其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臣竊重述知爲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自勝冠以來投牒應舉入朝求仕豈偃蹇山林不求聞達之人邪顧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祿位恐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位不敢辭不可强勉雖小官不敢受曏者蒙聖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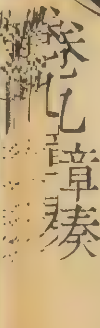
除館職諫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葢以館職掌比校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講解經術皆不專以文辭爲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章十餘上止爲文辭鄙惡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朝廷賜察是以奏牘煩多喋喋不已頗爲時人所怪其愛臣者以爲讓榮利惡臣者以爲飾虛詐要之二者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爲者也安得謂之讓哉譬如使羸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羸夫必辭非不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

將以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怒下怪將抵罪誅尚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百官皆無人可爲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能則爲之不能則止爲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既辭之則不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七狀

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勑告者臣天性樸騃無佗技能

惟守信誠是爲操履不居與等輩語言猶不敢欺罔況以
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不惟陛下睿聖憲章嚴明
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
下文章高妙逾衆絕倫者以充其選如臣野陋實不堪稱
竭懇自歸前後非一而聖恩確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
幸生盛明之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黽勉包羞奉承
詔旨則天下之人皆謂臣巳試而復辭巳辭而復就葢習
知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大
罪死負餘愧雖進極榮顯不若啜菽飲水長爲布衣也臣



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以自明如其不然
則矯偽之名至於身沒骨朽不可湔洗臣夙夜念此寢則
不安食則失味進退遑遑身無所措是敢不避煩瀆冒犯
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寢恩命使得服役佗官以報
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臣頑薇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
流放靡不甘心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如前
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八狀

臣先會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

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中丞王疇上
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論辨身計或
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爲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
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意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
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耻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爲小人之
行陛下聖度慈仁包荒藴匿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
恩德之隆哉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僞如前所
陳者並出宸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
士之行已有耻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奉聖旨命後臣僚

所陳如有似此情涉詐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行凡疇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疇之志今臣自差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以臣爲誠則何惜曲回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迹稍有以自明若以臣爲詐則罔上邀利章奏煩多無臣爲甚臣願以身就譴謫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爲陛下清此頹俗亦臣報國之一效也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别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九狀 尋蒙恩改天章閣待制

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

更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以愚懇煩瀆天聽前後非一
聖明確然終不聽許臣誠戇昧不識所謂豈此職非臣不
可爲邪將從臣之請則隳紊綱紀敗壞風俗邪何請之之
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爲非臣不可爲則方今詞臣滿朝
英俊比肩舉而用之無不稱職若以爲隳紊綱紀敗壞風
俗則臣之微志正欲朝廷無曠官羣下無竊位而已於綱
紀風俗亦無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爲果誖理傷道朝廷
令之不從諭之不入至于四五至于八九侮慢威命無此
爲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魑魅豈有但已者也臣不勝迫

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譴責其
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修
巳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衆敦大有
容臨義據正堅疆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使比材量德臣
實不如今舉自代

上殿謝官劄子 嘉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光伏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

爲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粗有智識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諫官之罪聞而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畧爲陛下言之今陛下寘臣於侍從之列留臣以諫爭之職恩施愈隆責望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朝夕侍前徒汚名位而費廩祿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進止

上謹習疏 嘉祐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之質再爲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是無佗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

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繇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

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

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



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爲耻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

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
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
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
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
慴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
殺生之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鋭之士聚諸京師
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
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
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

縣百吏之臧否倣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眞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

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决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繇巳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狀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巳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鄜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

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史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

輩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
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
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
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
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
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
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
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誑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
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

爲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淸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鎭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繇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

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
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
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
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巳蓋言無所臧否
之爲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
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
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
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

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罷州將勿罷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

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光昧

死再拜上疏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九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八

論因差遣例除監司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九日上

臣光竊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皆宣布國家詔令督察官吏善惡一方之民休戚所繫事任至重不可輕以授人伏見近歲以來多以所歷差遣循例得之不問其人賢與不肖有無績效至如眞楚泗州之類雖云繁劇然民事至少賓客實多大抵能飾廚傳卽爲稱職官滿之日

往往擢爲監司若其人實有材能政迹則雖在他州亦當擢用若無以異於庸人則不當獨以此數州爲僥倖之津塗也臣欲乞應諸處知州軍有政迹尤異及功效著明者特賜勑書奬諭仍令中書記錄姓名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有闕即采擇用之其餘諸處差遣舊例得監司者今後亦皆寢罷得替日依舊人常程差遣如此則官吏有所勸監司皆得人矣取進止

論財利疏 嘉祐七年七月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聞昔楚莊

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
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
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
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
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陛下
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卽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
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爲盜軍旅數起久未
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

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爲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爲有之而不爲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爲輔佐臣以爲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何日復一日取適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搆亂中州

覆没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繇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爲憂而早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

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

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之術柰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叙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衞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邑

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爲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衞將軍諸司使爲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眞僞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

宜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葢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

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巳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局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鄉之所爲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

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爲正自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

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塗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

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拓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非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

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

豐則官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籍賙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爲上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

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歛之必散之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迺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邪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枝養其本根則薪不絶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效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遺後之人使爲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

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

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

西川富饒之土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

豪傑棊布於海内戎狄窺覦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

當是之時内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鉅萬未嘗

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

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欵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

久百姓富安是宜財用羡溢百倍於前柰何竭府庫之所

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

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竊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隳頓荒翳不加修治飲饍衣服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

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愈厭
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匄貸不
耻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
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
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
舊規如𡚸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
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
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
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

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
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
望度之什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
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爲
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
予之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
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
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
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

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懔懔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倖徼幸而無厭治道所以不格于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愼賞如是而國以富彊况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徼幸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

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

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畎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使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

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隳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為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者也陛下安得

孰視而無所變更邪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獘思將來
之患深自抑損先繇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内臣以至外
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
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絶分毫勿許若祈
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爲
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内自妃嬪外及
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
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於四達之衢專
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

保佑公直消除姦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畎畝商賈讓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懔懔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爲憂意者以爲非已之職故也臣願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

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

宰相領鹽鐵度支戸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
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
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
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
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
冒犯忌諱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終

